

# 金海國際機場

——大海與平原、高山與天空合而為一的地方



南韓釜山金海國際機場

世界  
各地  
機場  
專輯

金海本來是一個擁有金波盪漾浩瀚海洋的地方。後來因為地表隆起變成沼澤和陸地，之後又由於韓國第二大江洛東江的堆積和堤防工程等原因變為平原。所以現在這個地區隨處可見古代遺留下來的貝塚，到了秋天又是另外一番金波盪漾的風景——那便是廣袤田野的金黃。

金海很早以前就開始了頻繁的海外交流。早在公元一至四世紀，曾經在此興盛一時的古代王國駕洛國（金官伽倻）就在向日本、中國出口鋼鐵的東亞地區貿易網絡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另外傳說中的始祖金首露王是從天上降落人間的蛋中而生，夫人許黃玉是印度的阿踰陀國的後孫，乘坐「石舟」而來（很可能是從中國出發的），都可算作移居民。

金海的附近有一個叫作富山的地方，因為在這個地方有一座形似大鍋的山故而改名，就是今天的韓國第二大城市釜山。因此金海國際機場通常被稱為釜山金海國際機場。其實直到十九世紀末期釜山也不過是個叫作釜山浦的小浦口。但如今卻發展成為國際化的港口城市，知名度也就自然高過金海。由此種種看來，這個機場可算是大海與平原、高山與天空合而為一的地方。難道此處注定要經歷如此變化無常的命運？

此處的變化雖說不是「滄海桑田」，也可稱為「金海綠田」或是「金海黃田」了。此處在行政區劃上屬於擁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儘管如

金惠俊

金惠俊，畢業於高麗大學中文系，主修中國現代文學，以論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論爭」研究〉獲得博士學位。現為國立釜山大學教授，先後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地亞哥校區等以研究生或訪問學者身份進行研究活動。具體學術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國新時期散文、中國現代女性主義文學、香港文學、華人華文文學等方面。曾單獨或共同翻譯過《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1991）、《中國當代文學史》（1994）等相關理論書籍，也翻譯過《天之涯，海之角》（2002）、《崑崙山的月亮升起的時候》（2002）等散文集和小說集。著作有《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民族形式論爭」》（2000），論文〈試論華人華文文學研究〉（2011）等數十篇。

此，在經歷了海田巨變之後的今天人們的眼裡它仍然是個鄉村。究其原因還要追溯到整個韓國開始城市化的年代，1971年這個地方幸運地或者對某些人來說不幸地被規劃在「綠色地帶」（開發制限區域）之中。也正因如此這個機場附近是看不到酒店或購物中心等大型商業建築的。不過據說從今年六月開始放寬政策，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在新建的酒店窗前俯望綠油油的稻田茁壯成長或是黃燦燦的穀穗成熟的模樣。當然，儘管如此金海全部變作灰樓那也是不可能的。

金海國際機場雖然沒有酒店，但是輕軌、機場巴士、出租汽車等多種交通工具使機場的交通非常便利。從機場到我工作的釜山大學開車只需三十幾分鐘，到市中心也大概是這個樣子。如果想遊覽釜山的海雲台、金海的首露王陵，甚至再遠一點的有着石窟庵、佛國寺等古蹟的千年古都慶州或是由候鳥棲息地注南貯水池而出名的昌原都可以在此乘坐直達的機場巴士。更重要的是坐在駛在高速路的機場巴士中，還不會錯過欣賞沿途韓國式鄉村風景的好機會。我在這裡說「韓國式」，是因為滿眼望去的其實都是各種建築鱗次櫛比，幾乎與都市無異的鄉村景象。

飛機從海上飛過降落金海機場的情景一般在白天和夜晚是不一樣的。若是白天就像降落在赤鱗角機場，好像在海上飛行的飛機剛剛看到陸地就馬上



南韓釜山金海國際機場候機樓內部

著陸，還來不及欣賞周圍的風景。若在晚上降落就像當年的啓德機場，雖然不是市中心，但是從上空可以俯瞰到機場東邊許許多多閃亮的燈火，這便是釜山西南地區的夜景。飛機降落有時會因氣流等影響而改變航向從陸地上空飛過。這個時候若是留意，在著陸前的瞬間可以看到一座很高的山，這便是由許黃玉的傳說中所說的駕洛國神魚紋樣（雙魚紋樣）命名的神魚山。看來這一地區的地名早已常常將海與山相結合了。

金海機場其實也是我的故鄉機場。這不僅是因為金海是我的故鄉，我又在釜山居住了很久的原因，還因為這個機場我確實使用過太多次了。如此看來，這便與也斯作品《溫哥華的私房菜》的主人公老薛對溫哥華機場的感覺不同，對我來說，就連出入境審查檯後面安檢員的目光都顯得和藹可親。想起一件記不清甚麼時候發生在首爾金浦機場的事情。站在海關安檢檯前，突然發現一個裝着衣物的箱子還留在行李領取檯。急忙回去詢問才知安檢員要檢查箱子裡是不是裝有違禁物品，連前一天晚上換下的內褲都抖落出來，不知讓人多難堪。還有一次海關人員從我的包裡掏出一本簡體版的《毛澤東論文藝》，問「不會有毛澤東的書吧？」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因為當時韓國和中國還沒有建交，中國大陸的書籍是被禁止的。那次多虧那個人不認得簡體字。然而在金海機場卻沒有遇到一次像這樣令人為難的事情。不管從哪個角度講這裡都是我溫馨的故鄉機場。

這裡就像韓國所有的機場一樣，機場大廈乾淨整潔、業務處理迅速高效、工作人員親切熱情。如果說有不滿意的地方就是對於一個每年擁有一千萬

名乘客的機場來說規模的確不算大。全部佔地面積雖然大過啓德機場，但僅及赤鱓角機場的一半。國際線航廈建築面積相當於啓德機場的客運大樓。因此免稅店不多餐飲店也不多。特別是機場跑道對於最新型航空飛機來說多少顯得有些短。因此近幾年一直在論議金海機場的擴建或者新建可以替代它的新機場問題。但是不管結果如何，這裡都不可能成為像陶然先生所描寫的啓德機場那樣的《絕響》。因為很早以前這裡就是軍用機場，現在如此（所以起飛著陸時禁止拍照），將來也會如此。

散文家林非先生在北京機場與前往芝加哥留學的儿子《離別》了，他的夫人肖鳳女士在啓德機場與五十年沒見的生母《香港會母》了。雖然金海機場的規模不算大，這裡也自然像世界各地的國際機場一樣上演過許許多多的離合悲歡，並且今後也仍將繼續。只是偏偏我沒有經歷過這般殷切的感受，即使我也像林非肖鳳夫妻那樣在此送別過去往芝加哥留學的大女兒，先父在世時也總是來這裡迎接從國外歸來的我和家人。這也許是因為比起上一輩人，我已經適應了這個隨時往返世界各地，隨時利用電腦和智能手機傳遞信息的時代。

只在今年我就已經去過金海機場多次了。一次是我訪問日本回來，一次是為了迎接從日本回來的小女兒，還有一次是接送短期前往中國的妻子。這一切都不過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我可能永遠都寫不出像林非先生在北京機場遙望兒子的背影，或者朱自清先生在南京火車站目送父親的《背影》那般感人的文字。

不久後又要到金海機場去，那麼定要記得拍幾張照片回來。不光是為這段文字配上一張，更重要的是我再次感受到因為太過熟悉反而一次又一次被忽略的金海機場的深情。誰會知道？也許將來新機場建成後就再也沒有機會來到這裡，或者它因為擴建而完全改變了從前的面貌。到了那個時候我會否懷念那個以往的金海機場，那個時候的我的那段人生？

2014年5月6日